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策划

蛟 龙（连载四）

赵树发

万龙和魏殿俊再次相约在小红楼戏园。魏殿俊透露说，川中少佐因为“剿匪”不利被撤职了，接替川中的是渡边少佐。这个人极其阴险，笑里藏刀，不好接触。

万龙问：“你没事吧？”

魏殿俊说：“高田已经怀疑内部有人泄露了秘密，不过他们的注意力没在警察署，在保安团那边。”

万龙说：“那就好。”

魏殿俊提醒万龙：“你也得收敛一下，我听说有家亲日商号的老板跟川中提过你。”

万龙说：“那没事，川中不是被撤职了吗？”

魏殿俊说：“川中的职务是撤了，但是他被调进了特高课。”

万龙一听，马上警觉起来。

几天后，永泰福绸缎庄举办开业三周年庆典。老板王永泰请来了很多营川政商界的大佬，有珍宝堂中药铺的大掌柜卜庆方、泰顺祥茶馆的老板万龙、世纪兴商号的少东家孙大胜等等，作为老朋友，川中和魏殿俊也被请到了现场。王永泰还把小红楼戏园的戏班请来助兴。一阵鞭炮声过后，王永泰上台致辞：“承蒙各位的关照，我永泰福才能有今天的兴盛和发达，可以说，我永泰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王永泰刚说到“节节高”，突然传来“二踢脚”发出的“叮——当”的响声，紧接着传来了爆炸声。顺着声音望去，永泰福绸缎庄的库房燃起了熊熊大火。慌乱之际，一个蒙面人突然出现，“嗖嗖”两刀，川中和王永泰当场毙命，两人均被一刀封喉，整个过程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随后，蒙面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见了踪影。清理现场时，再次发现了写有“蛟龙”的纸条。

高田意识到“蛟龙”像幽灵一样来无影去无踪，难以捕捉。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挖出内奸。高田找来渡边少佐，两人一番密谈，渡边坚定地认为，魏殿俊的嫌疑最大。渡边说：“我梳理了这两年让皇军蒙受损失的几次事件，我发现每次行动部署魏殿俊都在场；我又查了他的身份信息，发现他以前是张学良的部下。”

“有没有具体的证据呢？”高田问。渡边说：“目前还没有。但我们可以设一个圈套，让他自己往里钻。”高田点点头。

渡边接着说：“这次往奉天运送三千个壮丁的事，让开个军事会议，把行车时间和路线布置下去，让魏殿俊也参加，如果他真是内奸，一定会把消息传递出去，到时候我们设下埋伏……这样的话，既能挖出内奸，又能围歼老北风残部，一箭双雕。”抓三千个壮丁也

是渡边出的主意，他以为老北风的队伍被打残了，眼下急需补充兵力，他们抓走三千个壮丁，等于是断了老北风的兵源，这叫釜底抽薪。

代管老北风队伍的千山虎接到海城的老百姓送来的一封请愿书，说鬼子抓了他们三千个壮丁，准备拉到奉天去修要塞，恳请老北风营救。几乎同时，万龙接到了魏殿俊的密报，说运送三千个壮丁的“特别专列”将在沙岭站停车加水。万龙考虑到沙岭火车站目标太大，一旦打起来不容易脱身，就指示千山虎等专列开出沙岭站再动手，炸毁铁轨，逼停火车。万龙自己都没想到，他的这个决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其实渡边早就把沙岭站包围起来，只等老北风自投罗网。火车开进沙岭站就停了下来，而千山虎他们则在沙岭站前方三公里处设伏，只等专列的到来。双方都在焦急地等待，一等就是两个时辰。

此刻，已是夜深人静。营川城内的万龙也在等待，等了两个时辰，也没等来沙岭方向传来爆炸声。就在这时，费茹云突然现身，说东北军传来消息，日本人已经开始调查魏殿俊了。万龙一拍大腿，说：“坏了，魏殿俊肯定是暴露了！刚刚我还琢磨呢，宪兵司令部的军事会议，跟魏殿俊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为什么让他参



图片内容由AI生成

加，一定是日本人做的局。”

费茹云问：“你说什么呢？我没听明白。”

万龙说：“来不及解释了，咱俩分头行动，你想尽一切办法通知魏殿俊转移，我得马上赶往沙岭，制止千山虎他们的行动。”

万龙从附近的大车店租了一匹快马，往沙岭方向飞奔。在路上，万龙已经想好了一条计策，既能粉碎敌人的阴谋，又能打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不到一个时辰，万龙赶到了埋伏地点。千山虎一见万龙，马上就打起了精神。

“万龙哥，不知道什么原因，火车停在沙岭站就不动了。”千山虎焦急地说。

“情报有误，这是一个圈套。鬼子的大队人马都埋伏在沙岭站。”

“那我们怎么办？”

“趁着城内空虚，马上集合队伍，全员出动，攻打海城。”

千山虎迅速集合好了队伍。

万龙说：“鬼子等了一宿也没等到我们，估计不会再等了。天亮前，火车就会离开沙岭站，或者返回海城，或者开往奉天。咱们留下几个人，除了这个地方，在回程的铁轨上也埋设地雷，地雷爆炸就是我们攻城信号。”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隐蔽在海城城外的义勇军终于等到了沙岭方向传来的爆炸声。万龙和千山虎各带领一支队伍从两个方向迅速攻进了海城。不到半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万龙对被解救出来的三千个壮丁说：“弟兄们，我们是老北风的队伍，现在你们自由了，愿意跟我们一起打鬼子的留下，不愿意的就各自逃命吧。”

（未完待续）

汀溪乐府小记

徐祥龙

汀溪乐府是汉河老街一处院落。

宰馆长邀几位作家小聚，就在汀溪乐府。天空下着小雨，空气清新得有点儿甜。老街静卧高邮湖畔，如一方年代久远的觐砚。一个年轻又帅气的男人健步向我们走来。他上身穿一件花格子衬衫，下身穿蓝色西裤，足蹬棕色皮鞋，头发乌黑浓密，皮肤白净，双目洋溢着智慧的光芒，一看就是精气神很足的一个

人。他就是市文化馆宰馆长，原先是省级示范高中的音乐老师，他写歌、作曲、唱歌、当导演，样样在行。有人喊他才子，有人称他大师，他听完慌忙作揖道：不敢当。他在高大的贞节牌坊下与我们一一握手，之后热情地将我们让进他租住的汀溪乐府。跨进院门，我抬头一看，石制门头上镌刻着隶书“汀溪乐府”四个大字。我问宰馆长，此处院落为何起名汀溪乐府？

他笑曰，汉河老街又名马汉河老街、汀溪小镇。汉河又名马汉河，这跟骆宾王有关。相传，七岁作《咏鹅》诗、为李敬业起草《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而震动朝野、起义失败的骆宾王，逃亡途中经过汉河，他骑的马不慎陷入汉河的河汉之中，故此汉河又名马汉河。为了纪念骆宾王，老街建有骆宾王祠。

院中，银杏树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彩色丝带数不胜数。祠内，供骆宾王像，四季香火不绝。祠外，龙王井，井水甘冽。祠前，方塘中，有荷有菱，有鱼虾有鹅鸭。岸边，杂树丛生，野花怒放，翠竹成林，菜蔬满园。祠西，农庄饭店，生意兴隆。祠东，隔一条马路是北胜寺。

北胜寺原名斗坛，是当地渔民出湖打渔祈福求平安的处所。北胜寺比骆宾王祠大很多。北胜寺往东是农田和湖滩。湖滩再往东就是阔大的高邮湖了。

如今，湖滩边安装了不少风力发电机组，它们高高地矗立着，沿湖滩蜿蜒成独特的风景。

我又问，汉河老街为什么又称汀溪小镇呢？

宰馆长继续笑曰，汀是指水边浅滩或小洲，溪是指小河沟，汉河原来是高邮湖边重要的水陆码头，船只众多，贸易繁荣，商贾往来不绝，日久便自然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小集镇。当地文人见此，便雅称其为汀溪小镇。街西的古河道和老码头保存至今，它们见证了汉河村的历史变迁。乐

府本指古代音乐官署，之所以将这处院落取名汀溪乐府，就是想告诉大家，这里是汉河村音乐创作基地。

汀溪乐府别有洞天。院中一栋两层青砖小楼，楼顶人字形，小瓦覆盖。小瓦发白，墙体也发白。

宰馆长告诉我们，这栋小楼可不简单，它曾经做过新四军交通站。

我一下子想到老电影里的镜头。上楼。二楼中间厅堂放着一张暗红色的椭圆形实木茶桌。

宰馆长坐到茶桌边给我们泡茶，我们与他相对而坐。

他边泡茶边跟我们聊天。他说，这茶叶是明前黄山毛峰，朋友每年都会给他寄一些。他朋友住在屯溪老街，懂茶，爱茶。

他还告诉我们，他与这位朋友是因为音乐而结缘的，他们都是省音协会员，性格合得来，相处得很好。他也会给朋友寄一些高邮湖大闸蟹和龙岗鸡头米。茶是好茶，一口清心。

喝完茶，宰馆长引我们到二楼西边的一间屋子，里面放着一架钢琴。宰馆长坐到钢琴前，为我们弹奏钢琴曲《罗密欧与朱丽叶》《致爱丽丝》《安妮的仙境》。懂的，不懂的，都说好听。请他再弹几曲，他也不推辞，又给我们弹奏钢琴曲《菊次郎的夏天》《梁祝》。

余音绕梁，大家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宰馆长说，他希望能把汀溪乐府打造成音乐人的创作基地、音乐家的雅集之所。

宰馆长说话舒缓动听，代入感特别强。他说，你们想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聊天、弹琴，高兴了就在乐曲声中喝茶，累了就枕着湖水安眠，烦了到湖边走走，想家了抬头看看汉河上空南来北往的燕雀，多好啊！

我问他，汀溪乐府能不能让我们写作的也凑凑热闹？

宰馆长笑着说，热烈欢迎！文学、音乐、美术、舞蹈都是相通的，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听了他的话，我们深以为然。宰馆长又引导我们看墙上的一幅字，让我们猜这幅字是谁写的。

大家的说法五花八门。

宰馆长最后揭秘，这是三个人合作写的。在这幅书法作品

中，一个人写大字，一个人落款，一个人用印。三个人各有擅长，强强联手，相得益彰。

宰馆长说到这里，我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想告诉我们，艺术应该创新，不能固步自封。

最后，我们站在二楼露天阳台上欣赏楼外景致。放眼望去，老街静卧细雨之中，高大的贞节牌坊宣示着传统理念，玩珠亭悄然伫立给古老的传说以安生之地，外婆人家的亲切温馨让我们记忆里的情愫涌上心头，骆宾王祠香火袅袅，缅怀逝去的初唐四杰风骨，北胜寺晚钟声声给白昼画一个心安的句号，高邮湖开阔迷蒙如诗如画，湖边垂柳依依深情款款，湖堤蜿蜒曲折伸向远方，户外农田丰收在望，辛勤的果实即将成熟。

下楼，我们回到院子里。院分两进。小楼所在的院子为第一进，南边厨房和餐厅所在的院子为第二进。宰馆长告诉我们，这里原是两户人家，他们租住下来后，将围墙打通了，就成了现在两进的房子。

站在第一进院子里张望，大家围着院子东南角的一株芭蕉啧啧赞叹。芭蕉高两三尺，主干如宝塔笔直，叶片像蒲扇铺展。蕉叶碧绿饱满，由下往上，层层堆叠，展示着植物大气磅礴的生命力。这些宽大的叶片承接阳光雨露，承接狂风雷电，也承接天地人间赐予它们的一切。

此时此刻，小雨淅沥不断，芭蕉叶承接着手轻脚的雨丝。“你们看，这瓦房烟囱上升起的炊烟在微雨中淡墨若无的样子太美了！”站在汀溪乐府第二进院子里，望着厨房顶上烟囱冒出的缕缕炊烟，我们俨然成了美的发现者和宣传者。

因为天上下着微雨，也因为旁边高邮湖的水汽氤氲，那炊烟升得并不直，也不高，缥缈如轻纱笼罩着的梦，悠远如意境恬淡的中国山水画。厨房里的菜香飘出来了，餐厅的灯火明亮又温暖。在宰馆长的主持下，我们围坐一桌，边吃边聊。不知不觉，本不擅饮的我，喝了不少家乡的酒。

酒足饭饱，宰馆长送我们上车。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临上车前，宰馆长给我们演唱了金集民歌《鲜花调》。

演唱之前，他告诉我们，最早演唱《鲜花调》的是金集镇庙山下分水队的姜丽红老人，她演唱的《鲜花调》获得了省里的大奖。

接着，他就放声歌唱了起来：“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不发芽……”他越唱声音越大，嘹亮而动听的歌声响彻老街。

厮守如此静谧（组诗）

邹进

古渡口

铁锚沉入水底
河道龟裂，刻满甲骨文
星光下，摆渡者数着年轮

他等待的岂止是通天河
饱经沧桑的渡口
在希望与绝望中反复纠缠
夜风指给我看，其眼波
沉淀了一卷厚重的残谱

白鹭突然降落。缆桩的碑文上
文字如蝌蚪微微颤动
而摆渡者却凫水在河流中
拯救溺水的月亮

檐下的燕巢

谁在晨昏线里占着屋檐
用喙叩打我的失眠
这些穿黑衣的小亲戚啊
把乞讨唱成歌谣
我假寐熟睡。它们就用翅膀拍打我的愧疚
一下，又一下

有时小燕子很安静
仿佛在练习秘传的腹语
“回到合欢树下吧”
那里有更甜的阴影
透过暮色，它们
每一个动作都在我视网膜上
长出绒毛。那一刻
我多像被认领的孤儿

现在，几个绒球
在巢边试探气流
我数着：一个，两个……
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
我也这样数过，母亲挑水的扁担
从暮色里，浮出来的次数

花语

白蜡烛在镜中燃烧
跳跃的火花落满书桌

窗外，桦树如身披黑袍的园丁
修剪着花的阴影
且不断自语：每片花瓣都是
通往地下的门

透过烛光，猛然发现
我的前世是一把生锈的锁
卡在雨季的门轴里
海棠与杜鹃轮流摆动
却怎么也打不开

雨水在瓦片上填词谱曲
我细心收集亮晶晶的音符
将它们制成眼角的日历
风暴来袭，初生的花瓣与枝叶
最先被折断，它们绝望地
举着空酒杯，向暴雨求和

暗处的根系互换情报，商讨
如何规避烈日下的审判
但最大的悲剧是：我站在
道德的制高点上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影子
慢慢开成一朵罂粟

春日回乡

每落一朵花，梨树
便老了一岁。斑鸠的叫声
卡在小河的拐弯处
始终未能唤醒睡下的鱼儿

母亲留下的陶罐
盛满隔年的雨水
我俯身时，看见自己的脸
碎成刺眼的光斑

蜜蜂的嗡鸣里，藏着
我的乳名，只要呼唤一声
村庄就会褪色
只有晒衣绳上的旧布衫
越晒越重

暮色漫过堤岸
我在萤火虫洒下的星光里
数着辛酸与甜蜜
每数一次，便有一颗流星
划过夜空，熄灭在
老屋后面的鱼塘里

乌鸦飞过葡萄园

乌鸦飞过葡萄园
黑色礼服沾满去年的汁液
它们飞来飞去
怎么也擦不亮庄园的天空

葡萄藤纠缠交错
在木架上练习绞刑
鲜嫩的果皮，被阳光勒出一道道紫痕

坐在葡萄架下的阴影里
我数着乌鸦的叫声
一粒，两粒，三粒……
渐渐变成
白昼药箱里的黑色药片

葡萄已经成熟，乌鸦
猛吸一口酸甜味的空气
展翅高飞，带走了藤蔓
日渐枯萎的病历